

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

——解读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

胡作友

【提要】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多学科视角观照文学。新历史主义借助边缘性话语对文本进行重新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予反思性批判。它视文学为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强调文学和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视域里,文学永远是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的文化力量。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本的历史性 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语境 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1-0089-06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文化,主张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新历史主义”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1943~)。1982年他为《体裁》(*Genre*)杂志撰文祭出了“新历史主义”的大旗,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代表性的批评家除了格林布拉特之外,还有乔纳森·葛德伯格(Jonathan Goldberg)和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等人。随着影响的扩大,它逐渐旁及19世纪的文学和文化,在这个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批评家有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南茜·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和D. A. 米勒(D. A. Miller)等人。^①

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渊源与生发背景,主要

有西马理论、后结构思潮及美英经验主义实用传统。^②格林布拉特受其影响,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时走的是一条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相反的道路。他既重视对自己的批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又不忽视具体的批评运作对日益完备的理论形态的促进作用。他强调指出,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③它意在打通学科壁垒,将文学放回其他文化形式和实践活动中去研究。^④

① Payne Michael,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 369. 另见赵国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说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0年第1期。

③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④ Stephen Greenblatt, “Introduction: The Forms of Power”, *Genre* 7 (1982); 转引自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新历史主义有两大阵营,即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各有侧重。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侧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马克思主义,关注意识形态、体制的作用以及颠覆的可能性,而美国新历史主义侧重福柯(Michel Foucault)后结构主义,关注权力和作为权力载体的话语以及身份的建构。新历史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入文艺复兴文学研究,学术旨趣在于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用当代社会中的新观念新方法揭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它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视野,关注文化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批判的锋芒极具理论的前卫性与创新性,影响颇大,发人深思。新历史主义思想内容极为庞杂,各种解读难有定论。下面我们拟就其文学批评进行一次描写式的探讨。

一、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观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源自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一直致力于从历史纬度探讨文学批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的特点在于对一切现象进行文化分析,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做文化社会分析。他的著作《农村与城市》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深受葛兰西、阿多诺、巴赫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影响。这种批评策略认为需要返回历史,把历史当作重要的出发点来理解文化生产、批评概念、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的范围。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旨在揭示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运转和调整而使自己处于统治地位的奥秘。威廉斯改造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观,认为支配文化无论多么强大总要被文化中的新兴力量所取代。文学文本固然是支配性社会文化秩序的工具,但秩序的连贯性也受到内部的矛盾和张力的危险。要发现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断层,不同政见式解读可以听见社会中被意识形态边缘化或排除的声音。

新历史主义批评不像历史主义批评只会在

文本中找到一种意义——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寻找那些位处边缘的颠覆性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文学批评设置了文学与历史、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对立,而新历史主义则抛弃了文学作品的“前景”和“背景”的简单区分。

由于有共同的关注对象——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共同的批评目标——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共同的理论追求——把当代社会中的新观念新方法运用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揭示,以体现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前卫性与独创性,因此,它仍以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和新的批评流派的态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①它强调以政治化的方式解读文学和文化,关注文化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以边缘和颠覆的姿态解构正统的学术,质疑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最终使文本的历史化变为历史的文本化,政治的批评变为批评的政治。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用蒙特罗斯的话来解读“文化诗学”,就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②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

蒙特罗斯说,“我用‘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形式的历史、社会 and 物质内容。‘历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那些踪迹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偶然形成的,而应被设定为至少是部分必然地源自选择性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就像那些生产出传统人文学科规划的过程一样。其次,那些在物质

① 凌展光:《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② Gunn Greenblatt,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及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的文本踪迹，当其转化成‘档案’，并成为人们将人文学科阵地宣称为他们自己的描述和解释性文本的基础时，它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①

“文本的历史性”赋予文本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并在其身上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文本因而具有特定的历史视野，对文本的解读也必然带有社会历史性。文本在时间的坐标中定格、延伸、变化，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一种动态开放的局面。“历史的文本性”使历史借助文本得以保存流传，并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之桥。通过文本人们可以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然而文本并不是被动地随意地反映历史，它必然受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用文本建构历史的过程就是用文本阐释历史的过程，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对话的互动关系。

上述命题的意义在于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几次转折，批评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非历史倾向，传统的历史主义受到质疑，文学与历史、本文与语境的关系被忽视。因此，重新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历史语境中重读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呼声日渐高涨。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纬度引入文学批评正是顺时而动，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新历史主义将这些不同学科视为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以多种视角观照文学的目的，还在于尽量全面地对产生该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母体进行修复，探索其生命的奥秘。它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但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

统的反拨和矫正，使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趋于终结，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

二、文史互动与文化语境重构

传统的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看成一种历史现象，对文学文本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性的材料，以对文本本身进行说明。^②旧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历史的“还原”工作，即把文学作品放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以试图再现作者的原义，从而把握作者의思想和作品的意义。

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欧洲人丧失精神本源和价值关怀后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颠覆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否定目的论、因果律、阶段说和理性启蒙，瓦解主体、意义、元话语的历史。这一历史表明，元哲学命题、历史知识的合成性成了问题并遭遇到危机。而新历史主义则作为形式主义的新的挑战者走向了历史的前台。新历史主义者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的清算上，其“历史—文化转型”，强调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与文本具有通约性，不同的文本相互嵌入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德里达认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它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这样，每一种赏析的或批评的阐释仅仅是对一个文本所作的尝试性的和部分的“补充”，因为一个文本的种种能指只载有它们多重所指的“印痕”。同时，对一个文本的每一种补充本身已经受到先前话语对那个文本的“污

① 参见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② 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染”，以及其它相关文本的“污染”。^① 在新历史主义批评中，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者反对旧历史主义历史第一性文学第二性的思想，不再把历史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新历史主义批评既有文化研究的宏观视域，又有具体批评的文史视野，即文学和历史相互研究相互阐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呈现一种文史互动纠缠交错的生动气象。

新历史主义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强调文艺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其实质是借助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边缘性话语对文本进行重新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真实给予反思。概言之，“文化诗学”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将文学始终视为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重视自己与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联系。第二，认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是相互渗透的。第三，批评者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阐释者地位并牢记自己所处的环境。^② 这些原则既划清了新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批评的界限，也说明了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在进行批评时必须依据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以现代的视点考察历史并重建历史语境。那么如何重建文化语境呢？

首先，开展互文性研究，回溯并参照与待

阐释文本互文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等，重新寻找并认识那些互文文本所揭示的过去的尚不为人知的时代文化精神。蒙特罗斯指出：“事实上，这种研究力图重新确定所谓互文性的重心，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去替代那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文本……”。^③

其次，强调对边缘性和被压抑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的挖掘，拾掇一些文化残片来重构一种阐释所需的语境。新历史主义者将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将作品从单独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范型。

新历史主义重新剥离并命名不同种类的写作实践，以政治化解读的方式从事文化批评，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趣事佚文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以边缘颠覆的姿态拆解正统学术，以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加以质疑，在文本和语境中（context）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最终从文本历史化到历史文本化，^④ 从政治批评到批评的政治。^⑤

三、文学——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的文化力量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认为，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都在发生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新

①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②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③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导论》，《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Brook Thomas.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Fashioned Top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相互塑造。这给新历史主义很大的启发。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新历史主义从事文学批评时，便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结合部，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而既定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动地控制和把握这一认识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文本，文本又如何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亦即一般意识形态，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如何转化为文学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①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力图恢复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而不再关注它的发展线索。为了恢复历史语境，新历史主义采用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他们认为，经过别人叙述的历史是不太可靠的。而要恢复历史的“全貌”，他们转向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档案材料，从轶闻、方志、日记等历史文本中去找第一手材料，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叙述历史。为此，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把“流通”（circulation）、“商讨”（negotiation）和“交流”（exchange）这些政治经济学术语吸纳到他们的批评，不仅作为理解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注脚，而且作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工作术语。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文本解读，正是采用这样一种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的办法，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了一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tories），从而让读者看到所阅读的作品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并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人物的分析，重塑那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

然而，历史的记载并非仅限于文字，文物、器物、制度、体制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制度、体制因历史的沉淀而愈加厚重，不会仅凭文字解读就被消解和颠覆。所以，新历史主义的做法会招来批评是毫不奇怪的。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它不讲历史，后结构主义认为它太讲历史，

新批评认为它专注于历史碎片却缺乏诗学批评。对此，新历史主义以文化诗学一一予以回应。如以关注文化替代强调历史，以取得传统历史主义的和解；将文化圈定在文本、话语和语言之间，以赢取后结构主义的理解；以提倡诗学而获得新批评的支持。这样，新历史主义与上述三种理论握手言欢，从而转向采用共时性方法的研究。

用厚描方法考察横断面的历史，消解历史连续性的神话，其目的不在于仅仅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颠覆性力量，从一个细节就可以引出一连串的问题，甚至打破某些已成定论的看法。作为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目的是要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中重标历史的维度，要在“泛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语言游戏风景”中，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他的真实意图是打破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场所。在这种历史与文学整合的“力场”中，让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成形的自我意识、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并在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和心灵史。^②

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然而，任何阐释都不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自足地达到与文

①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另见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②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本义的契合,因为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跨越时代的心灵对话,离开了历史语境,就不能接近文本意义的原貌。同理,对特殊文学文本的理解,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完成,而是必须不断地回到历史语境,这样才能接近人性的本我,完成自我的塑造。文学才能作为塑造思想的活跃力量而参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现实世界的人们进行思想的改造与塑造。

四、对新历史主义的简评

任何理论都有缺陷,新历史主义也不例外。首先,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任意解读,瓦解了历史的连续性,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隐含的意义结构。其次,新历史主义过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有将历史简单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再次,新历史主义割裂了历史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消解了历史自身的自主性和丰满性,葬送了历史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阐释性叙事模式。这样,历史深度让位于语言模式的平面分析,从而使后现代时期的读者产生一种反历史的焦虑。^①

新历史主义以一种“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的独特方法使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趋于终结,并将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整合到自己的理论文库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文学理论界只重向心式“内部”研究时,展开了辐射式的“外部”研究,在“边缘”处境中发出了自己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声音。^②

新历史主义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打破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走向了视野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和文化策略,促使我们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如何吸收其理论养分,抛弃其理论缺陷,是我国文学批评界在接受时应首先考虑并予以重视的问题。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Passing Through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Fac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New Historicism

Hu Zuoyou

Abstract: New Historicism is a kind of cultural poetics that interprets historical texts politically. By establishing a holistic link between texts and history, it surveys history globally from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academic disciplines. By means of marginal discourse to analyze texts, it offers reflective criticism of the truth controlled by modern social ideology. Viewing literature as a part of culture, it emphasizes the mutual form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ts contexts. In the field of vision of New Historicism, literature is,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lways the cultural power of reforming human nature.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poetics